



2015

寻找海南最美教师

海南省教育厅

海南日报报业集团

光明日报海南记者站

联合推出

推荐邮箱: 2996130659@qq.com

扫描海南日报教育周刊和南海网二维码关注“寻找海南最美教师”活动



教育周刊二维码 南海网二维码

## 海南最美教师候选人

白沙南开乡高峰小学符程庄：

# “挑”起知识进大山

49号

参评教师

姓名: 符程庄

学校: 白沙南开乡高峰小学

教龄: 27年

专业: 语文

■ 本报记者 徐一豪  
特约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 苏小婷

白沙县城往南62公里,是白沙最为偏远的南开乡,而高峰村,又是南开乡最偏远的村庄,这里群山莽莽,交通闭塞,通信不畅。符程庄,就出生在这大山深处。

从南开乡政府出发,符程庄骑着摩托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,一路上不知拐了多少个弯,翻过了多少座山,再跨过了2条河、10座桥,1个半小时后,摩托车沿着山路终于爬行到了海拔1000多米的高峰岭。

站在山脊上,远处云雾缭绕的青山尽收眼底,近林深处,山鸡和不知名的虫子叫得甚欢。“下了这个坡,手机就没信号了,赶紧提前给家里报个平安吧。”符程庄一句话将记者飘忽的思绪拉回现实。

下坡后前行约三公里,记者此行的目的地——高峰小学终于到了。今年53岁的符程庄,是高峰小学的校长。从1988年到高峰小学当代课教师至今,符程庄已在这所大山深处的学校整整工作了27年。

### 深山播撒希望,虽苦心亦甜

高峰村由于地处偏远,交通不便,山多地少,加之海拔较高,支柱产业橡胶生长缓慢,经济发展滞后,2008年以前,全村仅有少数几户人家盖有瓦房,其余均靠茅草房、铁皮房遮风避雨。上世纪70年代,白沙县政府组织当地群众整体搬迁到沿海的荣邦乡,但一部分人因舍不得故土又返回大山。

1974年,时年12岁的符程庄随父母迁居荣邦乡。1988年,高中毕业在家务农的符程庄得到白沙



符程庄在白沙高峰小学一呆就是二十七年。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

招聘代课教师的消息后,便毅然报名,决定回高峰小学当老师。“当时高峰小学高中学历的老师非常少,我想回去,为家乡的教育尽一份力。”符程庄说,尽管一路坎坷,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决定。

好不容易才走出大山,哪能又回去呢?符程庄的决定,当时遭到母亲以及兄弟姐妹的一致反对。母亲符美和最担心的还是他的终身大事:“你回到那山沟沟里,将来怎么找得到老婆?”但符程庄坚持自己的想法,只身一人回到了高峰村,从荣邦乡到高峰村,他走了十几个小时。

没有真正走进过大山的人,很难体会大山的艰苦。

当时的高峰小学,校舍还是2间茅草房,1996年,村委会号召群众肩挑背扛运来材料,才建起两间瓦房。2007年,政府加大了对高峰村的扶持,村里结束了不通电的历史,学校也盖起了2间平房。

高峰小学坐落在一条清澈见底的河边,以前,河上没有桥,师生上学、放学只能蹚水过河。碰到河水暴涨,符程庄就和老师们充当护送学生过河的“桥梁”,背着孩子们过河,脚上经常磨出水泡。如今,河上建起了桥,但只要刮风下雨,符程庄还会像往常一样组织老师护送孩子们安全过桥。

2003年以前,高峰村与外界相连的道路是牛

踩出来的,人们顺着牛蹄印寻找出路。从高峰村到44公里外的南开乡政府,要跋山涉水,步行七八个小时,同一条河要蹚过五六次。每学期开学,符程庄等教师就要去乡里领取课本。由于没有像样的路,摩托车、汽车都无法抵达,五六十斤重的课本只能靠肩挑背扛,往返一天才能回到学校。

有一年秋季开学,符程庄和另外一名老师到乡里挑课本,返程时遇到洪水,两个人只好在河边的石头上睡了一夜,等到天亮洪水退了才重新上路。“虽然辛苦,但心里甘甜。我们知道,是我们把孩子们学习知识的希望‘挑’回来了。”回忆往事,符程庄淡然一笑。直到2003年有了可通摩托车的山路,符程庄等老师才结束了挑课本的日子。

尽管通了摩托车,但山路依然崎岖不平,许多都是盘旋而上的山路,山路的一边多是幽深的山谷。碰上下雨天,泥泞难行,骑车非常危险。“往往骑一会儿就得停下车下来除去轮胎上的泥巴,不然会打滑。”符程庄说,就算骑摩托到乡里,也得一路颠簸差不多3个小时才能到达。

2012年,政府开始兴修从通往高峰村的水泥路。如今,交通条件大大改善,摩托车、小汽车都能通行。尽管仍需骑行1个半小时才能到乡政府,2小时才能到县城,但符程庄并不觉得远。他说:“感谢政府,现在进出山方便多了。”

### 坚守大山,为了更多孩子走出大山

1988年成为代课老师时,符程庄每月工资仅80元,连生活费都不够,只好去山上摘野菜,去河里摸鱼虾过日子。他在父亲留下的茅草房里住了整整20年,在这漫长的年月里,村里不通电,晚上只

能靠煤油灯照明,有时候煤油烧完来不及出山去买,就砍来松枝,点亮松脂照明。

“面对诸多困难,我也曾犹豫、彷徨过,但我是黎家的后代,大山的儿子,深深体会到文化落后的辛酸,都离开了,谁来担起我们山里孩子的教育呢?”回忆过往,符程庄说,面对孩子们对知识渴望的眼神,家长们信任的目光,他感到沉甸甸的责任。“我不能走,以后也决不会走。”

符程庄坚信知识改变命运,大山里的孩子要走向外面的世界,要摆脱贫困,只有读书这一条路。因此,他希望能够为这片父老乡亲恋恋不舍的土地贡献自己的力量。27年前,整个高峰村仅有2名高中生,27年后,从高峰走出去的高中生、大学生逐年增加。这让符程庄无比自豪。

27年来,符程庄饱尝了山区教学的艰辛与苦涩,但也收获着快乐和感动。1992年,距离高峰一个多小时山路的道根村里的一个黎家姑娘,初中毕业后来到高峰小学当代课教师,她的名字叫符金花。后来,她与比自己年长10岁的符程庄走到了一起。从此,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携手在大山深处播撒知识的种子,成为高峰村的一段佳话。

27年来,符程庄坚守之余努力提升自己,尽可能多学一些知识教给孩子们。2002年,他顺利通过考试,成为了一名正式教师;2009年,他获评“小学高级教师”;2012年,他被评为“海南最美乡村教师”。今年6月,他被评为“海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”,并在表彰大会上发言。

如今,已成为高峰小学校长的符程庄,和包括妻子符金花在内的其他7名老师一起,守护着3个年级共31名山里娃。“为了更多孩子能够走出大山,就算只有我一人守着大山,也是值得的。”符程庄说。

50号

参评教师

姓名: 吴小柳

学校: 临高美夏学校

教龄: 7年

专业: 数学

## 临高美夏学校吴小柳：“小霸王”们因为他走上正道



吴小柳在备课。侯赛摄

■ 本报记者 侯赛  
特约记者 吴孝俊 通讯员 赵秀君

7月3日,临高美夏学校期末考试结束了,平日里一片嬉笑打闹声的校园,瞬间安静下来。校长王仕睿热情地把记者带到校园的两棵大树下,树下放了几张塑料椅子,在没有专门办公场所的情况下,这里是学校最凉爽的地方。不一会,王仕睿又引来一位身材瘦小,看样子30岁出头的男人。

这个男人就是吴小柳。听王仕睿说,虽然吴老师家在海口,却是这所学校驻守时间最长的老师,他既是学校的老师,又兼校长助理、保安、勤杂工等多项工作。7年来,也是他,挽救了无数从其他好学校里被“踢”回来的“烂仔”。在王仕睿心中,吴小柳就是他见过的最美教师。

### 为留守儿童留下来

美夏学校离临高县城近12公里,是紧挨海边而建的一所学校,起初这里有小学初中,后来初中被撤并后,只留下小学。“有钱人家都把孩子送到文昌、海口去读书了,剩下的都是家庭贫困的孩子,一半都是留守儿童。”王仕睿告诉记者,从缺失父母的家教,使这些孩子难管,难教!

因为学校毗邻海边,学生又大多数是留守儿童,因此每天晚上,吴小柳都要到学校附近的海边完成自己规定的巡逻任务,他既怕孩子们玩耍不慎失足落水,又怕贪玩的孩子玩得忘了回家,

与他的对话,几乎是一问一答,问不到的,他绝对不会主动聊起。王仕睿说,工作中,面对学生,吴小柳却是另外一个人。“学校里的‘小霸王’天不怕地不怕,就怕对他温柔耐心的吴老师。”王仕睿告诉记者。

“你看,教学楼前最右边的那株小树苗就是这一届毕业班的‘小霸王’符小弟找来的。”王仕睿指着那5株小树苗中的一株,兴奋地告诉记者。这个“小霸王”当初不光在学校,在附近村子里都是出了名的。“学生每一次打架都少不了他,学校教室门窗的破玻璃也好多是他的‘功劳’。”

像符小弟这样,别的老师都没办法的“烂仔”,最后还是吴小柳给“治住了”。治住他们的办法不是简单粗暴的打骂,而是对这些孩子给予不断的激励表扬。每次上课,遇到一些简单回答的问题,他就提问符小弟,提升他的自信心。几次家访,他还跟父母表扬小弟在学校的进步。渐渐地,符小弟越来越信任老师,于是下定决心“洗心革面”。

后来,吴小柳还让他当起了学校早操的领操大队长,每天在符小弟的监督下,学校的孩子没有一个早操迟到的。2014年,新教学楼建成,雪白的墙面直到现在没有留下一个脚印,王仕睿说,这也都是符小弟的功劳,他的监管比老师说的还管用。

今年符小弟毕业了,校长王仕睿打趣他说:“小弟啊,你要毕业了,要不要给母校留下点什么呀?要不找几棵树苗栽在校园里吧!”小弟当了真,考试结束后,立刻带着一群孩子,扛起锄头,从自家挖来几棵枇杷树,栽在校园里。

每年,美夏学校都会接收很多像符小弟一样,被好学校里踢回来的“烂仔”。除了平时的工作教学,吴小柳还要每天巡逻于每一家学校附近的电子游戏店,把逃学的孩子抓回来。对于吴小柳来说,他最大的成就感,不是带出了多少成绩优异的学生,而是在于挽回更多可能误入迷途的孩子,引导他们走上正途。

当记者问他这些年来在美夏学校任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?吴小柳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:不是孩子的难管,也不是教学条件的艰苦,而是夜晚孤独的考验。尤其是每当夕阳慢慢沉入海底,偌大的学校笼罩在漆黑的夜色中时,吴小柳就要独自一人承担孤独。

对于一个身处异乡的年轻老师,在这样一个偏远乡村,他没有任何休闲娱乐活动。除了同事,几乎没有同龄的朋友。放学后,别的老师都回家了,他就成了这所学校的唯一的守门人。这位孤独的守望者,就像夜晚大海上明亮的灯塔,为许多在成长道路上迷失的孩子默默地照明前进的方向。

### 学校“小霸王”就怕他

吴小柳是个性格内敛,不善言辞的人,记者

51号

参评教师

姓名: 王菊武

学校: 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校

教龄: 27年

专业: 语文

## 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校王菊武：关爱每个孩子的老师“妈妈”



课堂上的王菊武老师。易建阳摄

■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 王国军

五指山脚下的水满乡,是五指山市较为偏僻的乡镇之一。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校语文老师王菊武从教27年来,一直扎根在这里。

“王菊武是我们教育战线名副其实的‘老黄牛’。”水满中心学校副校长王有志说。

### 代课11年终转正

王菊武是地道的五指山人,她1979年高中毕业,就到水满乡农技站工作,晚上抽空给农村妇女上扫盲课,教她们识字、算术。

1988年,水满中心学校老师紧缺,王菊武通过考试,成为该校的一名代课教师,当时,学校缺水无电,交通不便,可她“代课教师”一做就是11年。

1995年9月,偏远教学点牙排小学教师紧缺,王菊武主动向学校领导申请去牙排小学工作。牙排小学是水满中心学校最偏远的教学点,离乡政府有13公里,山村道路崎岖,一到刮风下雨天道路泥泞,只能光着脚丫,拄着竹杖艰难前行。

“刚到牙排小学工作,由于教师紧缺,我担任一、二年级的语文老师,还要担任二年级的班主任。”王菊武告诉记者,有一次,下暴雨,毛苗村的小河水位上涨,放学了,她怕孩子们过河有危险,就背着较小的孩子,牵着大孩子的手,一起过河。直到把孩子们安全送到对岸,才放心返回学校。

“对孩子的关爱,从点滴做起,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,是我最大的心愿。”王菊武如是说。

11年的默默奉献和付出,1999年,王菊武终于转正,摘去了“代课老师”的帽子。

### 坚守教学一线27载

从1988年9月至今,王菊武一直忙碌在山区教学第一线,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并承担学科教学工作。今年下半学期,王菊武担任水满中心学校二年级1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

“王老师平易近人,非常有耐心,对我们的提问,有问必答,我们遇到困难,她总是鼓励。”学生益晨娇告诉记者,王老师就像她们的妈妈一样,关心和爱护她们。

每个班,学生学习成绩有差别,王菊武特别注重做好培优扶差的工作,对于后进生,总是给予特殊的照顾,在课堂上多提问,多巡视,多辅导。在课堂上对他们的点滴进步给予大力的表扬,课后多找他们谈心、交朋友,树立起他们的信心和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。

“今年,我把学生们分成若干个小组,每组四人,抓好四人小组的学习,选拔优秀的小组长,带领小组成员一起进步。”王菊武在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,她坚持让学生写周记,写身边事,写心里话,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。”王菊武说。她说,“20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经验告诉我,真诚地关爱每一个学生,是教师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根基,是教师道德责任感的具体体现。我深信只要尽力地从各方面真诚地关心、爱护、尊重孩子们,一定能使他们感受到老师的真情关怀,激发起上进心。”